

江蘇書局

光緒丙申新刊

春秋

成文堂藏板

左繡序

左氏文章也非經傳也文則論其文傳則繹其義不
易之規也昌黎韓氏曰春秋謹嚴左氏浮夸誠哉斯
言乎春秋主常而左氏好怪春秋崇德而左氏尚力
春秋明治而左氏喜亂春秋言人而左氏稱神舉聖
人之所必不語者而津津道之有餘甘焉然則春秋
之旨其與幾何矣近莊列詭譎之風啟戰國縱橫之
習大率定哀以後有絕世雄才不逞所志借題抒寫
以發其輪囷離奇之概云耳故曰文章也非經傳也

雖然當時二百四十二年列邦事蹟盡為秦燼後之人欲通春秋之義必觀其斷欲觀其斷必檢其案公穀風調的係漢儒國語冗而散實不類左氏手筆則是彷彿萬一者猶賴此篇之存雖有學如胡氏識如胡氏議論精詳如胡氏其能舍是以為案哉且居今日而挾為兔園冊者尤有故自有明以來四百年以四子書取士孔孟同時事實莫詳此書是昔為春秋一經之傳者今且為語孟四書之傳也援引驅策幾不可斯須置而謂是能已乎余自幼就傅卒業經籍

塾師即以此授初疑其不合於經然其文雄深雅健
變幻高華嗜而成癖者何啻當陽獨恨當陽以後訓
詁無慮數十百家要無能統括全書指其精神脉絡
以見作者之才以盡行文之態居恆循誦有志丹鉛
通籍後鹿鹿使車未遑也乃有馮生天閑偕其友陸
生大瀛呈其所輯左繡一冊披覽之餘甚愜人意蓋
文章一道本有天然之節族有自然之呼應不能文
者有意揣摩而常離能文者本非擬議而自合忽忽
則不知按之則盡出左氏之為文豈預設一成格哉

而後先互應疎密得宜有不期然而然者是誠文之至也然則左繡之論文亦論文之至也學者得此而讀之自不至買櫝而還其珠亦不至以辭而害其志矣抑余又有為生告者學人不朽事業得志則在經濟不得志則在著述以生之渺思微會由論文而進之以談經更必有卓犖不羣之識也此猶其嚆矢也夫時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孟冬年家侍生朱軾書於浙署之自修齋

春秋左繡目錄

卷首

杜氏原序

刻左例言

讀左卮言

春秋時事圖說

附春秋三變說
魯十二公說

列國盛衰說
周十四王說

卷一

隱公

卷二

桓公

卷三

莊公

卷四

閔公

卷五

僖公

卷六

僖公

卷七

僖公

卷八

文公

卷九

文公

卷十

宣公

卷十一

宣公

卷十二

成公

卷十三

成公

卷十四

襄公

卷十五

襄公

卷十六

襄公

卷十七

襄公

卷十八

襄公

卷十九

襄公

卷二十

昭公

卷二十一

昭公

卷二十二

昭公

卷二十三

昭公

卷二十四

昭公

卷二十五

昭公

卷二十六

昭公

卷二十七

定公

卷二十八

定公

卷二十九

哀公

卷三十

哀公

杜林合註分卷五十非其舊也今依漢書藝文志古本
三十卷爲正

杜氏經傳集解原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檣杙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旣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

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屢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

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

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
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
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
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
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
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
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
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
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
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

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第層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

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膺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曆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曆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

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于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刻左例言

一近人皆以杜林合註爲讀左善本張松南夫子與沈操堂先生俱云此係俗刻林不得與杜並故本註悉遵杜氏經傳集解原本一字不敢刪動林註則芟蕪駁謬畧存其明切者而另刊姓氏以別之庶不失古人遺意

一杜解詞意高古典制詳明誠爲左氏功臣其纖悉異同處備載註疏經解諸書經解書帙浩繁不能摘錄今但採孔氏正義及顧氏炎武補正三卷參訂一二而閒附鄙見皆以黑圈隔之或加一按字爲別總期折衷前賢非妄爲倚撫也

一本註單訓義例不論文法鄙意則專論文法然無混入本註之理故另列上方所以尊杜也或以高頭講說爲嫌弗遑恤

矣

一此書單論傳不論經以經有專家自漢迄今無慮數十百種
非皓首研窮未易窺其蘊奧傳則剽竊篇法作意以見其爲
古今文字準繩或有千慮一得此愚之所矻矻致力者耳
一杜林合註本有當斷不斷不當斷而斷者皆編書之誤今於
當斷者增黑圈以界之不當斷者刊小圈以界之而本來面
目不敢遽易以云慎也

一陸氏云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卷杜氏合而釋之可見
左傳原通長寫去但其中有連經合傳有依經分傳都各成
篇法若強取其首尾而一之事雖貫而文則歧矣故此編從

杜氏分節爲主

一傳文于大段落用一小段落用一斷而另起者用一畧讀者用◎其于線索關鍵詞意警妙處或△或○或○○○○或、、、各就本篇照應不拘一律

一字義音釋于希見者及別有讀法世所傳訛者一遵孔疏陸註增入其從偏旁得聲如隧音遂郛音孚之類一概從畧至可以四聲得者直就本字點發而已

一家貧無力置書左傳自十許歲讀得左概二本閱十餘年始讀杜林合註及春秋五傳全書卽謬加丹黃又閱十餘年凡易稿十餘過今年春錄有定本已亥終不自安復從北墅吳